

中州名賢集



中

州

志

卷

之

一

序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六

敬庵張先生文鈔目錄

條陳教習庶吉士摺

雍正二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聖人可學而至論

與毛心易書

答陳玉立書

答同年陳宮詹書

與蔡聞之書

與冉永光檢討書

答陳滄洲書

答宋藩司書

二程粹言序

朱子學的序

濂洛關閩書序

名儒粹語總序

立德部總序

黃勉齋文集序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陸稼書文集序

名儒文集二刻序

石徂徠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陳布衣文集序

楊大洪集序

困學錄序

鼇峯書院記

紫陽書院碑記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昂編輯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六

敬庵張先生文鈔

條陳教習庶吉士摺

雍正二年

爲遵

旨條陳事竊惟經明行修乃稱儒者文章爾雅斯號通
才是以聖賢之道具在六經而濂洛關閩宋儒性理諸
書則皆羽翼經傳闡明道學者也聖賢之道發爲文章
而博學宏詞古文詩賦之作亦皆黼黻太平輝煌治理
者也

皇上天縱生知道全德備諸臣幸被

光華無不踴躍奮勵求爲有用之學微臣敢請

欽定條規嗣後新選翰林入館之初卽分經學文學二途願爲經學者卽以經書性理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經書性理命題願爲文學者卽以古文詩賦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古文詩賦爲試則諸臣得專心誦習而通經學道之彥濟濟奮興博學能文之英翩翩蔚起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爲恭請崇祀正儒以光盛典事欽惟我

皇上纘膺寶歷卽褒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隆儒重道
互古未有臣查明儒江西有羅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
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靡不研究其蘊
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爲後之學者
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尙書閉戶潛修其恬靜之風又
爲當時所共推服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朱正脈且
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踰八十始終一節如從祀

學宮洵可仰副

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儻臣言可採乞

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謹

奏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其去聖也愈遠卽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

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
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子之言曰言
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
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
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
非欲人盡倫理以成人人旣成而聖亦不外是矣誠能
於日用之閒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
恕去其不如堯舜孔子者求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

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尚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
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不可學而至
也孟子豈欺我哉

... 知者以

非笑而不知者且得... 貴也... 程子之...

... 所以為...

... 天下向此...

... 其之...

... 此人之...

... 所以與...

... 此蓋天...

... 又曰...

... 亦或...

與毛心易書

昨舟過毘陵匆匆而別未獲盡叩其蘊用是悵然竊意
近世學者皆爲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
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
言獨是揭格物爲宗旨予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
謂也朱子論爲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爲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
物爲宗旨予意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無本之學而學
爲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爲虛
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

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格物遂足盡聖賢
之工夫乎而謂一格物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尙有主敬之
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心上做工夫雖讀
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
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爲
也

答陳玉立書

予才淺學疏過蒙不棄辱賜教益感佩曷可言喻獨是足下所學之妙見道之速予有不能無疑者昔羅整菴先生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喟然歎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大悟其非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前非年

幾四十始志於道雖麤見大意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其學遂至大成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止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耶三寓書於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强答之而已予以爲足下所得者猶是此心虛靈之妙卽羅整菴幼年所得之道程子張子朱子早歲學焉而棄之者也惟陽明執而不悟遂成異學夫二氏之學猶各尊其教而不

肯從吾儒今吾儒之學竟舍聖賢之道而入於二氏且以三教歸一之說混吾道於異端吾恐此說一倡爲世道人心之害非淺鮮也抑吾更有說焉三教者二氏巧立之名色以抑吾儒者也且曰釋道儒則二氏儼然超吾儒而上之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以其有人倫之教也爲二氏之學者必曰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清淨之域獨不思人人盡入於清淨則人道絕矣天下尙復有人類乎吾儒之所以常存於天地者以其有農桑之業爲二氏之學者必曰耕穫可無事蠶桑可無庸一持鉢而衣食可得獨不思人人盡持

鉢則農桑廢矣世間尙得有衣食乎二氏之教不可爲
訓也明甚而其教所以至今不絕者以附吾儒而不絕
也是二氏者吾儒之賊其不可與吾儒并列又明矣足
下又以參同契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予以爲必朱子
幼年學禪時所註之書也不然諸書皆曰某年成年譜
何以不曰某年參同契成乎胡敬齋先生云朱子註參
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入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
敬齋先生篤信朱子者也豈無所見而云然哉足下又
謂夫子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吾夫子所云者欲
人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耳故程子申其義云聞

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足下以己所得之道卽夫子朝聞道之道與程子之所解大相懸絕矣不幾於侮聖言乎足下又云得吾道者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足下所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

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予謂卽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云能長生不死人卽從我而學之者也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卽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爲乎聖道榛蕪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故相牴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譏如足下能翻然悔悟如羅整菴早歲時則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答同年陳宮詹書

愚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
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
我耶况鄙性迂疎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
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
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
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程朱之道卽孔
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卽有爲予
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平時之所好尙是
書人必不觀人必不讀刻之何爲予曰予祇知是書之

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爲予言曰始吾以爲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爲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何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卽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爲惟以博科第爲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

又何以先儒之書爲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慕富貴耳近如蔡聞之黎甯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宴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也而况終日役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嘗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役於舉業乎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役焉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爲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甯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或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閩之士猶恐

其不吾信先生爲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夫以
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甯先而起
者正未有艾也

聞之蔡先生爲清恪公高第弟子道德文章海內宗
仰在 上書房啟沃之功尤大 高宗純皇帝

樂善堂集稱爲蔡先生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孰謂
讀先儒之書者爲腐儒哉公之此書不特爲九閩之
士告並爲中州之士告爲天下之士告所謂果能信
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甯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其言豈欺人哉 後學黃舒昂謹注

與蔡聞之書

鎮江晤別倏忽一載殊爲懸念接來札知足下到家之後遵行古禮訓飭族人激勸交至是亦施於有政之意也并聞夏間撫軍敦請主持講席閩中人士當必多所成就忻慰忻慰愚竊有慮者比來士風不古奔競成習砥廉飭隅者蓋十不獲一二倘書院立而若輩得廁足乎其間殊足爲有志者累譬若蓬莠嘉禾雜然并產收穫必無望矣似宜嚴加別擇先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至於科舉之業最足奪志向在貴鄉時習舉業者總歸之共學書院亦稍爲區

別以激其向道之心耳足下以倡明絕學爲己任所
似不在舉業第當聽其自爲勿行禁止可耳若定期每
月三課沾沾以文藝之高下分人才之優劣不且胥閭
士而揣摩場屋冀得人設置正學於弗問乎哉第吾學
中支分派別實多似是而非之辨大約賦質高明者尤
易悞入歧途足下於此事研之熟辨之詳矣啟導之餘
去其非而從其是以程朱爲必可師不特閩士之幸抑
亦千古學術之幸也望切望切

與冉永光檢討書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強固慰甚
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
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
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鞅掌案牘
塞胷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所有志而未逮者今
且日就荒落矣顧公務之餘稍理故業恆冀得一二同
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榷
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
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

詎意晉接多人好尚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閒或不
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茫然莫辨其不至
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簧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
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昔聖昔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
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
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
得遂林泉之願飫領誨益并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
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尙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
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陳滄洲書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
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
也且值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
無算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內食者豈可槩望之
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信然弟到閩
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
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
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
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

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
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
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但才不逾人學未聞道妄執已
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
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滄洲先生名在 國史爲一代偉人其勛業文章氣
節炳著一時人第知其稟資之優而不知其學問純
遠有以過人遠矣讀此書又歎良友之益爲不可少
也 同里後學黃舒昂謹注

答宋藩司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遊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

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為當行也而人或以為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為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為當行既不能同寅協恭以慰

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

尚可眷戀依違虛受

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既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

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不可得顧

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

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
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
填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
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
一舉豈期勢焰愈橫狂飈益厲卽平日所稱錚錚有聲
者而亦立腳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
誰是當門定腳人後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
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欣逢

皇上聖明儻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屬厚幸然而自古觸
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尙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

妄想欲以無柁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
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
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串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倫之所以罔斃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

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掇拾伊吾於
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幸輒謂自以爲榮及其服
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
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
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
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
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
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
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
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

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之
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
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

...

...

...

...

...

...

...

...

...

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邱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燭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

者宜其蔽歟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
矢欲入其室而憊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
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
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
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
來動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麤明
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
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
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
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造乎

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厥正鵠而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鈹而爲之序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夫欲入其室而得其法者必先入其門而後求其室也

濂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
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
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
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
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
於下爲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
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
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
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闡

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五子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掇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

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
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
具在學者必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
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
自來然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
不爲說淫邪遁所淆惑故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
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尊曠
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
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
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真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

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
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圖時趨毋狹小以徼
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
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
溯乎唐虞三代蓋道無不一也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
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五
子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
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
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精鍊生

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踰
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人出也而

道者卓然

不固時

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

所以傳心在上

三代益固其不一也

已我

各書

不仍焉

以

其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儒而賢爲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噫嘻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間盡之學者
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
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穀率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曰做做焉爲
其所不當爲至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
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
不可勝紀若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
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
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

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
不可涯量者矣卽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聖不
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以
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
深讀是集亦可憬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
也夫

...

...

...

...

...

...

...

...

...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
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
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
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
乎天地而存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
觀洙泗間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羣聖之大成一時親
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
唐其閒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酷不
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奧得

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闡
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
孔孟並外此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
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
克齋皆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明之薛胡聞風繼起
皆踐履篤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
者也予因哀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德立功立言
並氣節爲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
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
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廢棄

謂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焜耀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爲大儒卽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刻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灤洛關閩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
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
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
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
生則具體而微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
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
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
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
語默皆是道理誨學者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

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
綱淪九法斃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
確乎其至實懷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真可
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
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便可
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等其倚賴
有倍重者也先生政事亦絕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
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擠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
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
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

卷余彙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
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
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其措之事業莫
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
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平中初不矯激立異而
鳳翔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
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
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
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
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

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卽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幾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勦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
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
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
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
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末窮
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
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
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
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

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
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聞嘗尋繹其書
想見其人蓋天資端慤存養深邃漸漬之久醕乎其醕
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
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醕乎其醕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
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
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
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
大行而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
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

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案胡敬齋先生諱居仁江西餘干人以布衣從祀

孔廟其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明楊廉曰本朝以理學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云

後學黃舒昂謹注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撤其蒙蔽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

本朝以來文教旣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

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忠藎見孚於

當之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

術則源流灼然可覩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
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
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
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旣從其家得
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
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
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六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
第使義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
謨訓誓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爲聖賢而俛俛然
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慤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爲非
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槩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
少哉今人之爲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
中古之文旨而奧晚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
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
足撤後人之蒙蔽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

庸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磨於斯文已久茲付
諸劄劂以公同好凡爲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間所未
聞見所未見者當爲補之願有志之士藉是爲父兄之
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爲虛車
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祖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
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
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
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
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
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
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
於世閒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
言吾於石祖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

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爲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旣而稍得一官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撻奸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呼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醕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

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懷懷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文文山集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奮之爲雷霆峙之爲山
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
已矣夫人於天地並列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
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節義皆由
此出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宋丞相信國文公遭羅宋
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爲從容伏
鑕以顯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懍懍垂宇宙間
嗚呼偉矣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暢如日月之
爲照而雷霆之爲威也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也

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時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
親擢第一識者已爲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
丹心碧血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痛正氣一歌
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士當優游
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耳目譬如時花美
卉轉眼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必
依阿淟忍苟且取容遇小利害鮮不喪其所守而況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非孔孟程朱之旨不
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
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
其書想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矣是爲序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布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
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
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
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
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
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
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
卽心卽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
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

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活變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嗜盡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也若以訾

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
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
性之云而訾之也且將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
爲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
遺文而授之梓

天國天下... 本國之...

而巳... 孔子曰...

未嘗... 是...

言之... 故在...

其活... 出入...

其... 故...

其在... 故...

所以... 故...

其... 故...

其... 故...

其... 故...

楊大洪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踔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輒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

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謫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
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閒旋司風憲而
奸黨之鳴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
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當萬一早已付生
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魂而斬逆
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
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
公敕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鬻取富貴而身旣
誅殛後世猶咀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
地長存人心不死尙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

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彙刻氣節部以公
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尙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胷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

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
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
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
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
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
苦而有成者皆跡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
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
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尤
願與天下共勉之

龍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濂
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
興與中州埒

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
子皆親製

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
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
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

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爲先務自郡

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夫教之爲道視人之所倡爲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尙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爲客主之禮曾未幾時翕然丕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爲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況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澌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強爲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

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爲之倡旣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爲鼇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闥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

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閒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
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曰取
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
與道聽塗說等又沉溺於靡麗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
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竝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
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明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

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

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

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

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槩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

卷六
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
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
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
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

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
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
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

雜

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
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

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

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
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
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涵浴
靡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墜茅丹
雘異如巖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
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
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
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
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

負不佞養賢報

國之志云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昂編輯